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黑麦奇案

韩忠华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黑 麦 奇 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韩忠华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黑麦奇案

A POCKET FULL OF RYE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Mallowan 1953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韩忠华
责任编辑：杨民生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62 千字
印 张：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32-4/1·1066
定 价：17.0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 华 书 局
PDG

第一章

轮到萨默斯小姐沏茶了。在公司所有的打字员中，萨默斯小姐算是资历最浅、能力最差的一位。她已经过了青春年华，长着一张绵羊般温和而忧虑的脸。壶里的水还没完全开，萨默斯小姐便倒水冲茶了。可怜的萨默斯小姐弄不清什么时候壶里的水算是开了。这是生活中令她苦恼的许多忧虑之一。

她倒好茶，把茶杯端给大家，每只茶碟上放了几块发软的甜饼干。

格里菲斯小姐——能干的打字员领班，头发花白，生性严苛，已经在“联合投资信托公司”干了十六年——厉声说道：“水又没开，萨默斯！”萨默斯小姐那张忧虑、温顺的脸涨红了。她说：“哎呀，我还以为这次水是开的呢。”

格里菲斯小姐心中暗想：“她也许还要呆一个月，正巧

我们这儿又这么忙……可真是的！这个愚蠢的糊涂虫把给‘东方开发公司’的信函打得一塌糊涂——这活儿再简单不过了，再说她沏茶也总是这么笨。要不是聪明的打字员这么难找——上回饼干筒的盖子也没盖紧。真是的——”

像格里菲斯小姐以往许多愤慨的内心独白一样，句子还没完就断了。

这时候，格罗斯夫纳小姐飘然而入，来给福蒂斯丘先生沏茶——他的专用茶。福蒂斯丘先生的茶叶和泡茶用的瓷壶与打字员的不同，吃的饼干也是特别的。只有烧水的壶和从衣帽间里放水的龙头是一样的。不过，这次因为是福蒂斯丘先生喝的茶，水当然要开透了。格罗斯夫纳小姐负责烧开。

格罗斯夫纳小姐是一个美艳惊人的金发女郎。她身穿一套工价昂贵的黑色套裙，匀称的双腿裹着从黑市买来的最贵的高档尼龙丝袜。

她步履轻盈地穿过打字间往回走，不屑同任何人说话，也不屑对任何人看一眼。在她心目中，这些打字员或许只是一群蟑螂而已。格罗斯夫纳小姐是福蒂斯丘先生的专职私人秘书；不友好的流言总是暗示说她不止是个秘书，但这不符合事实。福蒂斯丘先生最近才娶了第二任太太，对方既迷人又奢侈，完全能够吸引他全部的注意力。对福蒂斯丘先生来说，格罗斯夫纳小姐只是他办公室装潢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非常豪华，也非常昂贵。

格罗斯夫纳小姐把茶盘托在胸前，如同托着一盘敬神的供品。她穿过里间的办公室，穿过那间接待重要客户的候

见室，然后又穿过自己的秘书室，最后轻轻敲了一下门，走进了那座“圣殿”——福蒂斯丘先生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光亮的镶木地板上铺着华贵的花点东方地毯。四壁镶着精美的淡色木板条，房间里还有几张特大的淡米色皮面的沙发椅。一张巨大的西克莫枫木的办公桌位于房间的正中央，福蒂斯丘先生本人就坐这张办公桌的后面。

作为这间办公室的主人，福蒂斯丘先生看上去并不像应有的那么气度不凡，但他还是尽力而为。他身材粗大，肌肉松弛，长着一个亮光光的秃脑袋。在位于都市的办公室里，他却身穿松松垮垮的粗花呢的乡下衣服，这不能不说是在装模作样。当他正在对办公桌上的一些文件皱眉时，格罗斯夫纳小姐像一只天鹅悄悄地飘到他面前。她把茶盘放在办公桌他的肘边，用平淡的语气低声说了句“你的茶，福蒂斯丘先生”，然后退出去。

福蒂斯丘先生对这种例行服务的回报只是咕哝了一声。

格罗斯夫纳小姐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处理手中的公事。她打了两个电话，校改了几封打印好的、有待福蒂斯丘先生签字的信函，然后又接了一个从外面打来的电话。

“恐怕现在不行，”她说道，腔调中不无傲慢，“福蒂斯丘先生正在开会。”

她放下话筒，看了看钟。十一点过十分。

就在这时候，从福蒂斯丘先生办公室那扇几乎完全隔音的门里传出一种不寻常的声音。声音听上去沉闷，却又完

全可辨，是一种窒息的、痛苦的叫声。与此同时，格罗斯夫纳小姐办公桌上的蜂鸣器响了，发出拖长的发疯般的传唤声。格罗斯夫纳小姐一时完全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颤巍巍地站起身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她的沉着冷静被打破了。然而，她还是迈着平时那优美的步伐走到福蒂斯丘先生的门口，敲门走进去。

进门后，她看到的景象使她更加难以镇静。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板似乎因痛苦而扭曲了身子。看着他的抽搐令人惊恐不已。

格罗斯夫纳小姐说：“天哪，福蒂斯丘先生，你病了吗？”话一出口，她立刻意识到这样问是愚蠢的。毫无疑问，福蒂斯丘先生病得很重。甚至当她走到他面前，他的身体还在痛苦地阵阵抽搐。

他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句话。

“茶——你在茶里——到底放了什么——找人来帮我——快找医生——”

格罗斯夫纳小姐逃命似的奔出房间。她不再是那位高傲的金发女秘书了——她成了个吓傻的慌张女人。

她奔进打字间，大声叫道：

“福蒂斯丘先生正在抽搐——他快要死了——我们得找个医生——我肯定他快要死了。”

大家的反应很快，却颇不相同。

最年轻的打字员贝尔小姐说：“如果是羊癫疯，我们应该在他嘴里塞个软木塞。谁有软木塞？”

萨默斯小姐说：“在他这样的年纪，那可能是中风。”

格里菲斯小姐说：“我们必须找个医生来——立刻去找。”

不过，这次她无法表现出平日的高效率，因为在她长达十六年的工作中，从来没有必要把医生请进这个位于都市的办公室。她有自己的私人医生，可他远在斯特里塞姆希尔区。附近哪儿有医生？

谁也不知道。贝尔小姐抓过一本电话号码簿，开始在D字母一栏里查找。但这不是那种分类号码簿，其中医生并不像出租车司机那样按同一职业来排列。有人提出给医院打电话——可哪家医院好呢？

“一定要找对医院，”萨默斯小姐坚持道，“否则他们不会派人来。我是说，因为‘国民制度’的关系，必须在本地区找。”

有人建议拨打999，而格里菲斯小姐却对此感到吃惊。她说这会惊动警方的，绝对不行。作为享受全民免费医疗的英国公民来说，这群称得上聪明的女人，却对救助的正确程序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无知。贝尔小姐开始在A字母一栏里查找救护中心。格里菲斯小姐说：“他有自己的医生——他一定有个私人医生。”有人忙着去找私人通讯录。格里菲斯小姐吩咐办公室打杂的小伙子出去找个医生——不管怎么找，也不管去哪儿找，找来就行。在那本私人通讯录里，格里菲斯小姐找到了埃德温·桑德曼爵士，住址在哈利街。格罗斯夫纳小姐瘫倒在椅子上，失声痛哭，声音听上去不如平时那么优雅体面了。她一边哭，一边说：“我像平时一样给他沏的茶——真的一样——茶里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茶里有问题？”正要打电话的格里菲斯小姐停下来，一只手还在拨号盘上。

“是他说的——福蒂斯丘先生——他说是茶——”

格里菲斯小姐的手犹豫不决，不知该拨韦尔贝克医院的号码还是该拨 999。年轻的贝尔小姐抱着希望说道：“我们应当给他服一些芥末和水——现在就给他服。办公室里
有芥末吗？”

办公室里
没有芥末。

不一会儿，贝思纳尔格林区的艾萨克斯医生和埃德温·桑德曼爵士在电梯上相遇。与此同时，两辆不同的救护车也停在了大楼前。打电话的格里菲斯小姐和办公室里打杂的小伙子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第二章

尼尔警督坐在福蒂斯丘先生的“圣殿”里，面前是一张巨大的西克莫枫木的办公桌。他的一名下属拿着记事本，很不起眼地靠门边的墙壁坐着。

尼尔警督外貌潇洒，颇有些军人风度，一头褐色的鬈发从低低的前额往后生。当他说“只是例行公事”这句话时，别人往往会恨恨地想：“你也只会例行公事！”他们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尼尔警督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想象力，实际上他的想象力却很丰富。他调查案情的方法之一，就是先提出许多大胆的犯罪假设，然后再判断受审者是否符合这些假设。

他为查案而坐在这里，一眼就看出格里菲斯小姐是简述事情经过的最佳人选。她向他提供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告，已经离开了房间。尼尔设想这个忠心耿耿的打字员领班在老板的早间茶里下毒有三大精彩的理由，又觉得不可能

而否定了。

他认为，格里菲斯小姐属于这一类：不会下毒害人；和老板没有爱情纠葛；没有精神失常；不是爱记仇的女人。她应被排除嫌疑，只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

尼尔警督瞥了电话一眼。他正在等候随时从圣裘德医院传来的消息。

福蒂斯丘先生猝然病倒当然有可能是自然原因，但贝思纳尔格林区的艾萨克斯医生和哈利街的桑德曼爵士都认为并非如此。

尼尔警督随手摁了一下办公桌左手边的电铃，叫福蒂斯丘先生的私人秘书进来见他。

格罗斯夫纳小姐稍稍镇定了一些，但还是相当惊慌。她进来时忧心忡忡，步态一点儿也不像平日那天鹅般地优雅了，一进门就为自己辩白说：

“不是我干的！”

尼尔警督口气随和地轻声说：“不是？”

他指指椅子让格罗斯夫纳小姐坐下；平日福蒂斯丘先生把她叫进来口授信函时，她总是手拿便笺簿坐在这张椅子上。她勉强坐下，惊恐地看着尼尔警督。而尼尔警督的眼神却令人宽心，也有些呆滞，他正就一系列的可能性展开丰富的想象：勾引私通？敲诈勒索？法庭上的金发女郎？等等。

“茶根本没有问题，”格罗斯夫纳小姐说，“决不可能有的。”

“我明白，”尼尔警督说道，“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住址好吗？”

“格罗斯夫纳。艾琳·格罗斯夫纳。”

“怎么拼？”

“噢，跟格罗斯夫纳广场的拼法一样。”

“住哪儿？”

“马斯威尔希尔区，拉什摩尔路14号。”

尼尔警督满意地点点头。

“不是私通，”他暗想，“没有爱巢。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个体面的家。不是敲诈。”

又一套很好的猜想行不通了。

“那么是你沏的茶？”他和颜悦色地问道。

“是啊，我得沏茶。我的意思是，茶总是我来沏。”

尼尔警督不慌不忙，要她讲述为福蒂斯丘先生沏早间茶的全过程。杯子、碟子和茶壶已经包好，送往有关部门检查分析。现在知道只有艾琳·格罗斯夫纳碰过这些东西。烧水的壶是给整个办公室沏茶用的，水也是由格罗斯夫纳小姐从衣帽间的龙头里放出来的。

“那么茶叶呢？”

“是福蒂斯丘先生自己的茶叶——特制的中国茶叶。放在隔壁我房间的架子上。”

尼尔警督点点头。他又问起糖，得知福蒂斯丘先生喝茶时不加糖。

电话铃响了。尼尔警督抓起听筒，脸色有些变了。

“圣裘德医院吗？”

他点头让格罗斯夫纳小姐离开。

“暂时就到这儿吧，谢谢你，格罗斯夫纳小姐。”

格罗斯夫纳小姐匆匆走出了房间。

尼尔警督仔细听着从圣裘德医院那头传来的细微而平淡的声音。他一边听，一边用铅笔在面前的吸墨纸一角写下几个谁也看不懂的记号。

“你说五分钟前死的？”他问道。他看了看手表，十二点四十三分。他把时间记了下来。

那个平淡的声音说，伯恩斯道夫医生本人想和他说话。

尼尔警督回答说：“好，接过来。”他这样随便的口气倒让对方很不舒服，因为听筒里的那个声音是很喜欢玩味官腔的。

接着听筒里是一阵开门关门的咔哒声、搥铃的声音，以及远处像鬼魂般的窃窃私语声。尼尔警督耐心地等着。

电话那头冷不防传来一声低沉的吼叫，逼得他把听筒拿远一些。

“嗨，尼尔，你这老秃鹫。又在为尸体的事忙开了？”

就在一年多以前，尼尔警督和圣裘德医院的伯恩斯道夫教授在一起投毒案件中合作过，从此便保持了友好关系。

“听说我们送来的人死了，大夫。”

“是的。他被送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那么死因是什么？”

“自然等解剖后才知道。是个非常有趣的案子。确实非常有趣。我真高兴能落到我手上来。”

伯恩斯道夫厚实的嗓音里流露出的职业兴趣，至少让尼尔警督明白了一件事。

“我猜你认为这不是自然死亡。”他淡然说道。

“压根儿就不可能。”伯恩斯道夫医生坚定地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随后又用谨慎的语气说道。

“当然，当然。我明白。他是被毒死的？”

“绝对如此。而且我可以打赌用的是什么毒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你可得保密。”

“真——的？”

“是‘泰克辛’，伙计。是‘泰克辛’。”

“‘泰克辛’？从来没听说过。”

“我知道。这很不寻常。不寻常得让人高兴死了！要不是我三四个星期前碰过这样的案子，我自己也发现不了。几个小孩过家家开茶会，从紫杉树上摘了一些果子泡茶喝，结果中毒。”

“就是那东西吗？紫杉果？”

“要么是果子，要么是叶子。有剧毒。‘泰克辛’当然是它们所含的生物碱。我还没听说过有人故意用它下毒的案子。真是太有趣、太不寻常了……你不知道，尼尔，那种用除草剂下毒的老套案子多么让人厌倦！‘泰克辛’真是精彩。当然啦，我也可能弄错——千万别引述我的话——但我看不至于。我想，对你来说也很有意思吧，不同寻常嘛！”

“你是说皆大欢喜，对吗？可被害者除外。”

“是啊，是啊，可怜的家伙。”伯恩斯道夫医生的口气不无敷衍，“太不走运了。”

“他临死前说什么了吗？”

“噢，你手下的一个人拿着记事本就守在他身边。他会报告详情的。他临死前喃喃地说起过茶的事——说有人在

他办公室的茶里放了什么东西——可那全是胡扯。”

“为什么是胡扯？”尼尔警督正设想迷人的格罗斯夫纳小姐把紫杉果放入茶中，可转念一想不对头，于是猛然问道。

“因为毒性不会发作得那么快。听说他一喝下茶，症状就立即出现了？”

“他们是这么说的。”

“不过，除了氰化物没几种毒药会这么快生效——可能还有纯尼古丁吧——”

“那么肯定不是氰化物或尼古丁了？”

“我的老伙计，那样的话救护车没到他就死了。不，肯定不是那种东西。我倒怀疑过是马钱子碱，但抽搐根本不是典型的症状。当然啦，这是私下说说，但我敢用名誉担保，一定是‘泰克辛’。”

“过多久毒性才会发作？”

“那要看情况。一小时，也可能两小时或三小时。死者看起来食量可不小。如果他早餐吃得很多，毒性会延缓发作。”

“早餐，”尼尔警督若有所思地说，“是啊，看起来是早餐有问题。”

“鬼门早餐。”伯恩斯道夫医生兴冲冲地一笑。“你可有得查了，老弟。”

“谢谢，大夫。先别挂断，我想和我的助手通话。”

听筒里又传来开门关门的咔哒声、搥铃的声音，以及远处鬼魂般的说话声。接着是一阵沉重的呼吸声——海依警

佐说话前必不可少的前奏。

“长官，”他急忙说，“长官。”

“我是尼尔。死者说了什么我该知道的话吗？”

“说是茶里有问题——他在办公室喝的茶。可医生说不是……”

“好，这事我知道了。没有别的了？”

“没有了，长官。不过有一件事很奇怪。他穿的套装——我检查了口袋里的东西。口袋里装的是普通的物品——手帕、钥匙、零钱、皮夹——但还有一样东西很特别。他上衣右边的口袋——里面有谷物。”

“谷物？”

“是的，长官。”

“你所谓的谷物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早餐食品吗？是‘农家之光’或‘快速麦片’之类？还是玉米或大麦——”

“对了，长官。是一粒粒的谷物——我看像黑麦。有很多呢。”

“我明白了……奇怪……也可能是样品——跟一宗生意有关。”

“正是，长官——不过我想还是提一提为好。”

“做得对，海依。”

尼尔警督挂上电话，坐在那儿，定定地望着前方好一会儿。他井然有序的思绪已从调查的第一阶段进入了第二阶段——从怀疑下毒到确定下毒。伯恩斯道夫教授的话也许是非正式的，但伯恩斯道夫教授的看法绝不可能出错。雷克斯·福蒂斯丘被人毒死。毒药是在他开始发病的一到三小

时前施放的。由此看来，办公室员工可以摆脱嫌疑了。

尼尔起身走到外间办公室。打字员们东摸摸、西碰碰，并没有全力工作。

“格里菲斯小姐吗？我能不能再和你谈几句？”

“当然，尼尔先生。小姐们可以出去吃午饭吗？早就过了平时的用餐时间了。还是让人把吃的送进来？”

“不。她们可以出去吃午饭。不过，吃完饭要回来。”

“那当然。”

格里菲斯小姐跟着尼尔走回里间的私人办公室。她坐下来，还是那副镇定自若、精明能干的样子。

尼尔警督开门见山地说：

“我接到圣裘德医院打来的电话，福蒂斯丘先生十二点四十三分时死了。”

格里菲斯小姐听到这消息并不惊讶，只是摇摇头。

“恐怕他是病得很重。”她说道。

尼尔注意到她一点儿也不难过。

“你能告诉我关于他的家和亲属的详细情况吗？”

“当然可以。我已经设法与福蒂斯丘夫人联系，但她好像外出打高尔夫球了。她不回家吃午饭。说不准她去了哪家高尔夫球场。”接着她又解释道，“你知道，他们住在贝敦希思，那儿是高尔夫中心，有三个有名的高尔夫球场。”

尼尔警督点点头。贝敦希思几乎全是有钱的市民居住的地方。铁路交通极其便利，离伦敦只有二十英里。就是在早晚的交通高峰时，驱车去哪儿也是比较方便的。

“确切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呢？”